

还是在去年上海书展时,我的《上海路数》要签售了。四五十个中学同学和小学同学到了书展现场来捧场。

活动结束,把酒言欢。老同学们自然是一番美言的。酒酣之际,骨头是轻的,脑子还醒着。我说了不起的作家实在太多太多,我和他们不能比的。老同学们则说,阿拉不认得伊拉,阿拉只晓得依是阿拉同学。道理也对。褒贬亲疏总是情感左右的。

有同学记性好,说起我中学里写过一篇作文,题目用了容国团的那句“人生能有几回搏”。如今你搏得很成功了吧?瞬息,中学毕业后的四十多年一闪而过。我说年轻时觉得怀才不遇,如今却是“超值享受”了。超值的意思是,本钱不多,获利不小。我的超值享受,于别人,于社会,微不足道,于我,像是在集市里兜来兜去,背回来一大包杂七杂八小玩意,用沾沾自喜来形容,毫不为过。

老同学中也藏龙卧虎,做领导的、做老板的有好几个,但是对文化圈陌生的。他们不清楚我到底是什么职业身份。都说我是作家。我说我不是专业作家,是业余

### 诗节气·处暑

三耳秀才

从此以后  
我将所有的炽热  
收藏起来

上下班的那条小径  
一棵枣树  
在火热的暑期  
完成了一年的荣华  
处暑时节  
大的枣  
青的枣  
令人更惦记的  
如节灯笼  
如旗袍少妇  
是成熟的枣  
是丰收的红

作者。业余作者可以连篇累牍地写文章出书,好几本书都是一印再印,“上海”成为了我的标签,当然是超值享受了。

有说我是电视台的,因为有一档电视节目“甲方乙方”,让我几年间流连于录影棚。小学同学说,看你在电视上的评论,就想到了当年小学里给你起的绰号——“大道理”!一直要和人家扳道理,还一直扳倒人家,没想到几十年过后到电视上你的大道理真派用场的。电视不是高大上的文化,是市井生活的气息。同学说我讲的话接地气,我回敬道:我不是接地气,我就是地气。

有同学常去参加我筹划的文化活动,像去年的“书画《红楼》”,还有我的一些讲座。同学问我,你是导演吗?你怎么会将戴敦邦先生画的《红楼梦》和评弹“红楼梦”混搭在一起的?还有朋友对我有了突然的发现:你是一个很好的策展人。可惜这位朋友没有早二十年发现我的潜能。

当然我不是导演,也没学过策展,我只是很享受琢磨活动情景中各种元素的关系,比如人与人、人与景、人与人与主题。有一次在新场,我请来评弹名家陆锦花。她着一双高跟鞋,青石板路上嗒嗒嗒,走上桥顶,落坐弹唱一曲《情探》“梨花落……”是日早春,温度只有3摄氏度,且西北风袭来,陆锦花只身单薄的旗袍。一曲唱毕,陆锦花说,只觉得西北风吹来,拿琵琶吹得晃来晃去。我穿了羽绒风衣连连作揖感谢。可以对艺术家“指手画脚”,是享受。

你们为什么不问我的正业?我是“从事期刊工作三十年纪念”的获得者。老同学们恍然想起我是杂志编辑,曾经是《海上文坛》《现代家庭》两本杂志的主要参与者。策划过的选题,组过的稿子,引起的社会反响,至今还会成为谈资。有一位很好的朋友

看一个人的书法作品,若每一笔都写在点上,其个性必定不好弄。我的老师这么跟我说过。他说上海人难弄,同样难弄的还有苏州人、宁波人和绍兴人。这种难弄不是贬义词,其褒义成分在整个江南得到充分培育与释放,可意会,不可言传。

我觉得上海人的难弄根源在于理性、自律、坚韧和挑剔。他们尊重的是始终把握住方向盘、掌控住生活局面的人。纵使局不算大,格也不能低。

上海人多半具有极为理性的思维方式和行事风格,感性是花絮,为理性服务。单凭感性打动不了他们。理性使得上海人在管理公共事务时井然有序,包括入学、就医、突发事件等,并尽可能做到公平冷静合理。上海人普遍反感没有节制,安全和品质是他们的底色。他们很拎得清,在自己的阶



淡淡秋意 (中国画) 陆大同

曾经对我说,你的文章写得确实非常好,但是你别动气,我不是说你文章不好,我想说,你作为一个主编的编辑思路和才华,是超过你的文章的。他还进而论证,你策划了那么多文化活动的思路,就是你的主编思路。他这一席话,让我不免暗自郁闷,而后欣然。

做编辑,我入行不算早。只能说,我做过的这两本杂志,都是我的菜,我胃口好,吃得多,也是超值享

受。追根寻源自己的超级享受,是要感谢我的父亲的。四十多年前,我已经进入了“36元万岁”的职业状态,如果不是父亲勉励我读书,我的生活轨迹完全两样了。遗憾的是,我学业即将完成,父亲走了,没有看到我后来的一切。写这篇文章时,刚刚在家里祭奠了父亲的百岁冥诞,想到了一句经典的歌词:这是绿叶对根的情意。

说到绿叶,还想引

出江花红胜火,激情燃烧。时代谱成的旋

律,跟着你一起慢慢走过岁月;歌声飞进沸腾的生活,亦将浑然人生。人一定会老,但是我相信,歌不会老,而且始终焕发出青春的光彩。

最早的中国台湾校园歌曲,当年在大陆亦风靡一时,现在看起来也是老歌了。年轻人的情感,时代的印记,都刻在了歌词和旋律之中。如若再重新播放一遍,会有青春的萌动,会有理想寄托的回想。至于流行歌曲,比如《哭砂》《让我欢喜让我忧》《吻别》等等,又何尝不是那个时代的绵延。

一首歌唱着唱着,一段曲听着听着,人渐渐长大了。老歌记录着你的青春,激起你的回忆,为你的梦伴奏。岁月流逝,歌也有了如曲酒发酵的香味。老歌使严冬的风不再凛冽,变圆了,温柔了;老歌带着音符,裹在风里,滚动在心头。

风依然吹拂杨柳,雨还是顺屋檐流动,历史总有印迹留在岁月,歌永远留在空中,就像是立交马路,一层叠一层,互不干扰,然又有沟通和连接,向着远方。

一批又一批歌曲,它们跟着我们走过了千山万水,不离不弃。老歌是一个时代,是一代人的心声。每当听到它们的旋律,我们的心还是会为之激动、振奋;我们的思绪会随着歌声回到理想的原点。

了,上海女人拥有最多的就是经验和前瞻力,这让她们身心波澜不惊。

同上海人成为朋友并不容易,可一旦成为朋友则相当可靠。平时相忘于江湖,然而但凡有托,

都十位。他们答应的事,很少失信于人。在人际交往上,上海人的规则感明镜于心。A通过B认识了C,第一次若A与C之间有可能产生利益关系的联系,A仍会通过B找C,至少事先会让B知道,而不会私自僭越。上海人有着心照不宣的生活秩序和内心规范,他为你做事可以不谈回报,你请他做事却必须有所表示。上海人知恩图报,但报答了以后,彼此心

### “难弄”的上海人

何菲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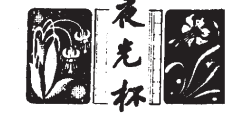
上世纪六十年代,一首颂扬革命先烈的歌曲《红梅赞》在寒冷的冬天传开了。那年冬天我在南京东路的“朵云轩”里逛游,看店里我的文房四宝,墙上挂的画,橱柜里的书……因为家中没有经济能力支持,通常都是只看不买,此不过是到“朵云轩”解解眼馋而已。说是解馋亦不尽然,我对那些纸、墨、笔、砚念念不忘,心中总有隐隐的企盼。当我出门在南京路上走着,风中轻轻飘来歌曲《红梅赞》时,不知是哪根弦音、哪句歌词击中了我的情点,驻足听着歌,也不知是恨自己无钱购买,徒有羡慕的痛,还是借歌增强自己的信心,鼓励自己有像梅花那般傲雪的斗志。我不知道被什么刺痛了心,生成了莫名的感动,泪止不住从眼眶流出。

歌曲踏着流年的脚步,唱出了岁月的沧桑,触动每个人的彼时此刻;它记载了时代的变迁,并把你带回到某段旅程。我想,歌曲从来就是释放情怀、鼓舞斗志的精神食粮。时代与岁月并存,理想与希望齐飞,那个冬天的寒冷,那段情绪的产生和流露,以及我在风中含泪聆听的场景等等,在我脑海里挥之不去。

一茬又一茬的歌,记录一段又一段的情。

看街衢陌道舞翩跹,坐对云起;观日出江花红胜火,激情燃烧。时代谱成的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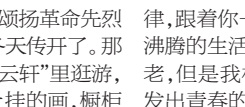
发出去——即使是一片绿叶,遇到了春和日丽的年份,也自有它的得意。



理上就扯平了,日后交往依旧平等而轻松,如若一方一直抱着施恩于人的优越感,就属于矜勿清了。简而言之,他可以对你曾经提供的帮助念念不忘,而你却应该往事不要再提。

上海人注重事情的可操作性,注重事半功倍的方法和实施细则,很少空谈战略,却对战术问题考虑细致,常常能让对手在阴沟里翻船。上海人讲礼数懂世故不招徕,很注重得体,却也希望你人知道:自己是很有行的。他们的分寸与温度复杂而微妙,动态且演进,不容易描述与定义,却是魔都人文魅力的精髓部分。此中劲道、门道,可谓上海之道,包含着大量为整个江南谱系所珍视的智商情商美商因素。

难弄的上海人,其实多是明白人。



### 老歌走过岁月

黄阿忠

我喜欢让我忧《吻别》等等,又何尝不是那个时代的绵延。

一首歌唱着唱着,一段曲听着听着,人渐渐长大了。老歌记录着你的青春,激起你的回忆,为你的梦伴奏。岁月流逝,歌也有了如曲酒发酵的香味。老歌使严冬的风不再凛冽,变圆了,温柔了;老歌带着音符,裹在风里,滚动在心头。

风依然吹拂杨柳,雨还是顺屋檐流动,历史总有印迹留在岁月,歌永远留在空中,就像是立交马路,一层叠一层,互不干扰,然又有沟通和连接,向着远方。

一批又一批歌曲,它们跟着我们走过了千山万水,不离不弃。老歌是一个时代,是一代人的心声。每当听到它们的旋律,我们的心还是会为之激动、振奋;我们的思绪会随着歌声回到理想的原点。

### 上海大学江湾镇校区

陆金生

读了刊登于7月31日《夜光杯》“十日谈”的《一所红色学府:上海大学(1922-1927)》一文,笔者觉得,有作后续补叙之必要。

上海大学青云路校区不够大而又破旧。为适应轰轰烈烈的北伐战争革命高潮,学校决定另觅新址,扩建校园。离青云路不远处的江湾镇,是不错的备选之地。当时的江湾镇是江南鱼米之乡的集镇,也是南北交通要道。所确定具体地址,是位于今车站西路福赐苑与乐久公寓内一大片地段。此处原本是玉佛寺的所在地。1918年玉佛寺迁移至今址安远路之后,此处仅存妇孺留养院(即孤儿院)二十几个人,大部分地方已成废弃之地。而且此处又毗邻中国第一条商业运营铁路淞沪铁路,江湾火车站就在对门;距离通往市区的东、西体育会路不远(那时两条体育会路的起点都在万国体育会路的东头,即今天的纪念路),若建校于此,交通十分便捷。

经过紧锣密鼓的修建,1927年4月1日,上海大学行政委员会主任陈望道、中学部主任侯绍裘署名发布公告:自今日起,在江湾新校舍上课。

然而好景不长,仅仅过了一个多月,便发生了震惊中外的“四·一二”反革命政变。上海大学的进步学生,当然不会置之不理,他们进行集会罢课,以示抗议。他们又走出校门,走向社会,表明态度。可是队伍在宝山路,就遭到了镇压,被逮捕。直至5月4日被捕学生才获释。可是,他们又无法返回学校,因为由蒋介石指令,白崇禧的部队占领了江湾校舍,并驻扎于此。校方仅使用了上大江湾校舍十几天。

当年秋季,国民党左派人士邵力子、蔡元培、李石曾等主持办学,成立了“劳动大学”,校址就设在原上海大学江湾校舍处。但命运也不济,到了1932年的“一·二八”第一次淞沪抗战,“劳动大学”校舍,与间隔一条立达路(今车站南路)的“立达学园”(今复兴高级中学处)命运相同,都被日寇的炮火炸毁了。

上大江湾镇校舍,真正在世五年也不到。

### 一样的读者,别样的书展

肖俊

票开售,我事先填好了各类信息,如愿以偿抢了一张8月12日的电子票。

8月12日书展第一天,我前去领略了“书香满园”的风光。与广大市民读者一样静候在入场处门口,按照疫情防控要求,入场三部曲:出示身份证、健康码、购票凭证,并且全程佩戴口罩,有序入场,彰显市民读者的热情参与,也映射了城市的人文品格。进展馆后,2019年度“最美的书”颁奖仪式正好开始,“最美的书”坚持倡导书籍设计与内容的完美结合,既能与“世界最美的书”评选要求相接轨又能反映中华传统文化特质和精髓的佳作,也是中国书籍设计专业领域最高荣誉。

今年上海书展还有一个不同,进入场馆可见,展区环境优化了,不少参展方调整了展区布局,减少了货架,通道宽了。与往年书展相比,比肩接踵,人头攒动的场景不见了,带给市民读者的是阅读舒适感、体验感提升了。为了不能到场的市民读者感受书香盛宴,本届书展主办方打造了“云书展、云观展”利用线上等多个网络平台,线上线下深度融合,让读者通过手机轻松实现“云逛展、云阅读、云购书、云互动”,近百位作者、名家、嘉宾、社长总编走进直播间为读者开设讲座、推荐新书等活动,把一道道精神大餐端到读者面前,让更多的市民读者共享书展的快乐和收获。

与上海书展同步的“书香·上海之夏”名家新作系列讲座,也在上海图书馆为广市民读者呈现十多场精彩讲座,讲座的内容聚焦了市民读者关注的内容,并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办法举行,受到了广大市民的好评。8月12日中午,我走出书展

现场,赶赴上海图书馆二楼报告厅,参加疫情以来上海图书馆第一次线下活动《诗与远方》一个中国人的欧游记,由教育部“长江学者”特聘教授、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汪涌豪主讲,这也是我第四次听汪教授的讲座,语言生动有趣,常常使读者听了开怀大笑。《云谁之思》是汪涌豪教授的第一部现代诗集,也是他书写心底真实的一次尝试。十年来,他的足迹遍布欧洲,用汪教授的话说,他不是旅游,是旅行,二者有根本差别,本书收录的一百四十首诗歌皆作于汪涌豪教授在旅途行走中,他用一个脚印抒发出了真实感情,他说,旅行中写诗,走得再远都是为了走向内心,这部诗集的出版给汪涌豪教授带来极其幸福的体验。

通过不一样的书展、讲座的深度体验,我感受到,阅读是一种生活方式。

### 十日谈

别样的书展  
责编:殷健灵

书展和阅读的目的是要让我们“始终热爱大地”。

书展和阅读的目的是要让我们“始终热爱大地”。